

何建明

HEJIANMING WENJI

文集

国事系列

国家日记

GUO JIA RI JI

四川人民出版社

何建明
HEJIANMING WENJI
文集

国事系列

国家日记

GUO JIA RI JI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日记/何建明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1

(何建明文集·国事系列)

ISBN 7-220-05718-0

I. 国... II. 何...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7683 号

何建明文集·国事系列

GUO JIA RI JI

国家日记

何建明 著

责任编辑

杨 萍

封面设计

缪 惟 解建华

技术设计

杨 潮

责任校对

伍登富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网 址

<http://www.bookssss.com>

E-mail: scmcb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6679239

印 刷

成都市蜀丰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96 千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220-05718-0/I·884

定 价

18.00 元(平) 25.00 元(精)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目 录

重犯押向西部	1
中国反恐怖揭秘	66
共和国告急	131
中国第一农贸市场	246

犯 押 向 西 部

许多历史是值得回忆并应该载入史册的。如果人们忘记了这一特殊事件，那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历史也可能因此而残缺。

这一年，中国政府下令，一夜间逮捕了个、十、百、千、万……个罪犯。

中国的“米兰行动计划”

这是一段充满了忧虑的日子。

在那段时间里，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把夜晚出门都视为畏途：纺织工必须女扮男装，身边还需带一只狗；儿童上街说不定突然被人拐走；姑娘走在大街上有可能被拉到路边，扒光衣服，几经轮奸，然后一刀捅死。人们聚在一起议论的是“二王”，传闻的是那北京站的大爆炸，天安门前二十多名游人一下被压在汽车轮下……

一件件惊心动魄，一桩桩毛骨悚然的血腥和暴力案件，不时地传入人们的耳目。从魔瓶里钻出的东方魔鬼们，比撒旦更加凶残与恶毒，他们到处疯狂地发泄着兽欲，搅得神州大地的每一个

重犯押向西部

角落都不得安宁。报案的警铃如同上了发条的闹钟，昼夜不停地响着：

——黑龙江新农公社一名银行营业员，一手持枪，一手用铁锤砸开保险箱，“哒哒哒”，枪响人倒，保卫干部被打成蜂窝，万元现金被抢劫一空。

——南京钢管厂劳动服务公司一名临时工，在溜冰场被人无意撞跌了一跤，便拔出刀子，当场捅死、捅伤各一人。

——强奸犯赵川路因奸淫妇女坐牢五年，出狱三天，又连续二次持械拦路强奸妇女。

——热闹非凡的北京北海公园，一群流氓在光天化日之下将3名划船的女学生劫持后强奸，时达两个多小时。

——湖北荆州农村，成百上千的“土流子”，举刀舞棍，打家劫舍，仅1983年1至3月，制造案件上千件！

——天津曹燕、曹林两兄弟轮奸妇女20多人。至此，他俩还在高喊“要学美国的贝克，不玩一百个姑娘不罢休！”

——成都四川师范学院政教系女学生李文久，下课回到寝室里，突然被一个手持利刃的蒙面人连捅37刀，室内血流成河。而那凶手正是她过去的恋人周奎强。在同一个城市里，一名叫赵军的罪犯得知被骗来的姑娘要与他“吹”，便跑到食堂，将19岁的汪萍姑娘打昏后，用剔骨尖刀，将汪的双腿膝盖骨割下，拿在手中玩弄，并在现场坐等受害者苏醒惨叫，狞笑着说：“老子不要你死，就要看你终身残废！”

骇人听闻！

这一件件渗透了人民血、泪、愁、恨的案件，比恐怖电影更十倍效能地刺激着人们的心。粉碎“四人帮”已经四五年了，可是老百姓却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这样下去四化建设还怎么能搞？中国还有什么希望？不行，再不能这样下去了！

于是，正当国际刑警组织在拟定以清扫黑手党为主要目标的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米兰行动计划”时，中国的“米兰行动计划”比其提前两年开始了实施。

人们还会清楚地记得，1983年8月初的那段时间里，全国各地，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偏僻的山村；无论是东海之滨的海关港口，还是北疆高山上的集市、小镇，到处都可听见急鸣的警笛，到处都可看到出鞘的枪刺。人们疑惑、惊恐，但这仅仅是极为短暂的。当他们看到一个个平日里为虎作伥、无恶不作的一条条“镇山虎”、“地头蛇”、“大色狼”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时，一时个个恍然大悟，欢欣鼓舞，那情景不亚于粉碎“四人帮”和建国庆典之日。

历史没有理由抹掉这光辉的一页，且让我们看看这场红色大风暴的伟大声势与惊心动魄的战况。

战报之一：重灾区的“辽沈战役”。

辽宁，这个受“文革”影响最严重的省份，如今也是刑事犯罪分子最猖獗的地方。仅1983年的头几个月，辽宁省在公安部挂上号的特大案件就不下20起。省公安厅还未破获大连连续三起的女性分尸案，朝阳驻军某部就急告一批枪支弹药被盗。不几天，锦州铁路局沈上线高山子站附近的铁道上，发现几处爆炸物，正在一位中央领导巡视东北的班车要经过的几小时时间。辽河两岸人民还在为“二王”百般惭愧和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震惊中外的“五五”劫机事件又爆发了！

“还不快动手！这样下去辽宁的脸面给丢尽了！”沈阳市的百姓们纷纷跑到省政府大楼前，指着从轿车里出来的省委干部的鼻尖骂娘。可他们哪里知道，省领导的日子比他们难过百倍。省长、省委书记的办公案头，已经放着公安部、中央书记处、总理

的好几份责成令。

说省委不想动手，那实在是冤枉。可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阻力也如重重大山。在各种犯罪活动风云四起，猖狂至极之时，小打小闹已经不会发生作用。可真要大干，像1951年“肃反运动”那样，也不是件说干就能干的事，它要受国际国内各种条件的制约。特别是改革之风刚刚吹起，更要考虑如何才能有利于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四化”建设。

人们在焦急中等待，在愤怒中观望……就在这时，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召开了！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讲话与文件下达了！可就是在这个时候，也有不少人用怀疑的口气说道：“这样搞，是不是与十二大提出的战斗任务，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相矛盾呢？”

“不，恰恰相反！”听，省委第一书记郭峰作了肯定的回答：

“中央决定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正是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二大路线、方针，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四化建设，争取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听任刑事犯罪分子危害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经济建设而不狠狠打击，这叫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历史有许多惨重的教训，能不能稳点？”

“非常状态，就要采取非常措施，不能搞四平八稳。”省委书记的口气斩钉截铁。

“如今社会上的犯罪活动势大人多，怕搞不好引火烧身，对付不了他们。”

“我不信！”郭峰的两道浓眉一下竖了起来。“我们有几百万人民军队和那么多武装警察，这么强大的国家机器还对付不了他们？”

省委书记没有食言。8月9日凌晨，北以吉林省的四平为

界，南至海滨城市大连，整个辽宁在同一时间里撒开了逮捕、收审刑事犯罪分子的巨大法网……当人们还在甜香的睡梦中，一个个贼窝、“窖把”、“票码”、“水滚子”，不是被摧，就是被抓。仅在这一天的早晨四五个小时中，全省逮捕、收容罪犯上千人！突如其来的袭击，使得被抓的罪犯中十有八九不知是怎么回事时就戴上了手铐，进了铁门。

晨曦刚刚鸣鼓，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就紧接着开始了。这天上午，仅沈阳市就出动了400辆汽车，由全副武装的民警护卫，一色的摩托巡逻队开道，后面是每辆装有四个50W功率喇叭的十辆宣传车压阵。浩浩荡荡，威震辽河两岸。同一时间，抚顺市召开群众大会，参加人数达四万多。当主持人传达中央和省委关于“严打”的有关指示，当即会场上就有十来名负债于人民的犯罪分子吓得屁滚尿流，瘫倒在地。一个名叫郑月才的刑满释放分子，8月7日晚将中断恋爱关系的女青年掐死后，凶残地割掉乳头，并用刮胡子刀向女子阴部横竖割了七八刀。9日上午，就是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歹徒，当他听到尖利的捕敌警笛时，浑身直冒冷汗，三步一磕头地爬到街心，拦住警车，伸着双手，哆哆嗦嗦地对公安人员说：“快给我铐上吧，我怕、怕……”

谁说人民战争没有威力？沈阳市群众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时候已到，坏人就别想再溜掉！”

战报之二：第二次“唐山大地震”。

一个百万人口的美丽城市，一夜间，蓝光闪过，变成了一片废墟……唐山，在世界地震史上留下了最痛苦的一页。共和国以其神奇的魔力，使“死城”恢复了生命。仅仅几年，唐山重新开始了繁荣。高楼、大街、舞厅、酒吧……像雨后的春笋，以十倍、百倍的速度，追赶着现代化的浪潮。从寒冬过来的人们，在

欣喜若狂地拥抱百花争妍、气象更新的春天时，却又面对与鲜花和春笋同生长的毒蘑、野蔷薇而日益忧忡、焦虑……以至达到了近似1976年7月28日那震中的恐惧程度：行，不敢独人；睡，不敢敞门开窗，即使是温高如蒸笼的夏夜；话，不敢多言半句，即使真理全在你的一边。疯狂的歹徒，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和武器，到处干着抢劫、偷袭、暗杀、爆炸、强奸、拐骗的罪恶勾当。流氓团伙组成的六支“菜刀队”，不分白日黑夜，在大街小巷、厂矿内外，到处聚众斗殴，抢劫财物，侮辱妇女，其猖獗程度，胜过昔日地痞恶霸。以张伏弟、王宝善为首的那个24人组成的“菜刀队”，划唐山东城为自己的独霸地盘，这帮流氓常常一手拿着酒瓶，一手举着菜刀，见了姑娘就奸，碰上财神就抢。仅1983年上半年，就到居民区寻衅滋事、抄家十三次，砍伤十三人。路北区的霍立新“菜刀队”，一次在公共汽车上结众调戏妇女，青年工人胡贾明见义勇为，欲挺身阻拦，却反被霍立新等三名罪犯连砍三刀，当即死亡。

“地震没能把唐山从地球抹掉，咱菜刀队要把唐山踏平！”成群结队的犯罪分子手持菜刀，在市民面前狰狞地狂吠着。

“无法无天！坚决除掉‘菜刀队’，决不让犯罪分子称霸唐山！”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份公安情况反映上批示道。

7月下旬，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公安部领导亲临唐山坐镇，由市委、市公安局党组、驻唐武警支队党委等单位参加的紧急联席会议一直开到深夜零点。会上，一个围剿“菜刀队”为主要目标的行动计划被迅速确定。第二天清晨六点开始，唐山市区和所属的几个县区全部实行戒严。荷枪实弹的公安干警、武警战士，以及臂袖上别着红色标志的治安纠察队，分路出击，短短几天，一举抓获了成千名罪犯。当时的唐山人民中流传着这样的话：“中央起码往唐山派了一个师！要不，干得没那么大快人

心!”他们哪里知道真情。就拿全歼“菜刀队”的战斗来说，实际上整个战斗主力仅是一个武警中队。

7月20日晚，武警支队党委向所属的直属大队机动一中队下达了全歼“菜刀队”的命令。支队长的战斗动员仅用了十分钟，全中队的战斗情绪到达了沸点。

“菜刀队的那帮人，早该抓起来!”

“是啊，如今咱们有了尚方宝剑，再不用顾前思后了!”

排长张瑞恒前日已经向家里发报“八一”回家结婚，接到战斗命令后，连夜赶到邮局敲开服务员的门，请求第二天一早给他家重发一份改期回家的加急电报。

患病住院的战士王会凯从一位战友那儿得知中队要执行特别行动，这位恨透了“菜刀队”的年轻战士，不顾医生阻拦，半夜溜出病房，加入了围歼战斗的“敢死队”……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有人曾惊异地问我：“咱只从战争电影片上见过‘敢死队’，怎么和平环境中也要成立‘敢死队’?”

是啊，谁能想到，在这“严打”中我们的公安人员、武警战士哪一个不是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与罪犯斗争的!面对两军对垒的公开敌人，或许可以靠气吞山河的威势和万炮齐鸣的火力压倒。然而，在公安人员面前的对手都是些隐藏着的、失去了人性的亡命徒。就在围歼战斗刚刚开始的第二天的第二天，唐山一位绰号“老六”的菜刀队团伙之一的曲长来，身绑五颗手榴弹，跑到大马路派出所当场引爆毙命，使我三名公安人员倒在血泊之中……

7月23日，根据上级指示，机动中队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抓捕“菜刀队”首犯李连生。李犯是开滦唐家庄矿闻名的土霸王，平时菜刀匕首不离身，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两间一室的单元住腻了，他跑到矿主任办公室将菜刀往桌上一放，说：“老子要一套刚盖的三居室的单元，你给不给?”

“这，这是给处级以上领导盖的呀，你……”

“少说废话。我心里明白，你主任大人不是正处级吗？咱俩换一下。不然，我就送你这把菜刀……”

他懒得上班，就三天两天跑矿医院，医生问他什么地方有病。他解开衣服，指着腰带上掖的两把菜刀：“这就是病！”好小子，弄得唐家庄一带的群众竟然无人敢惹。7月26日上午，销声匿迹了数天的李连生突然带领同伙数人，窜到矿区医院要求开病假，企图借故长期隐藏起来。矿公安局得到情况后，迅速通知了机动中队。

排长孙凤来立即带领孟宪忠、孙书芳等四名同志疾步赶到医院，他们兵分两路，死死封住东西两个大门，然后向门诊室逼近……”

“不许动！”

正在向医生撒野的李连生被身后的一声断喝吓了一跳，可这个身高一米八二的土霸王回头见仅有三个稚气未脱的小战士，马上施出霸威，顺手抄起一把椅子，朝这边猛砸过来。

战士赵景树闪身一躲，绕过桌子，一个箭步拦腰将李犯抱住。孟宪忠和孙书芳也随即扑上前去，一个勾踢，一个击腹，三下两下地将这个横行一时的“菜刀队”首领绑了个结结实实，整个战斗仅用了8分钟。

与此同时，由宋新中、赵铁虎等组成的捕歼战斗小组正在奉命追捕唐家庄的另一只恶虎“岳三爷”。百姓们平日只有机会在电影和小说里观看抓敌人的惊险场面。如今，他们有幸亲眼目睹这惊险而精彩的场面。捕歼“岳三爷”的战斗是在一个热闹非凡并且正逢下矿青工业余学校门前。混在学员队伍中的“岳三爷”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人会在此时此刻此种场合下，在他头上动土。他的手没有闲着的时候，那只肮脏的手正向一位女青年腰际

摸摸索索时，突然感到右腕被人有力地一夹，不能动弹半点。岳犯毕竟“久经沙场”，一个反转手，倒把市公安处的董善生的手腕扭住，并且仅用十分之一的速度从腰间拔出一把锋利的菜刀。说时迟，那时快，战士张得柱猛冲过去，用擒腕动作死死抓住岳犯拿刀的那只手，一旁的王万军趁机一个“老鹰啄小鸡”，抓住岳犯一撮头发，又一个踹腿，这一招一式，疾如流星猛如虎，使不可一世的“岳三爷”倒在地上活像个瘪气的破气球。

初秋的深夜，唐山市区寂静异常。就在这黑色夜幕下，机动中队的战士们又奉命执行一项紧急任务。对手就是那个引爆自毙的曲长来的“小哥们”、爆炸团伙的主要成员常锡祥。几天前，此人曾扬言：“学咱曲大哥，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名副其实的亡命之徒！有雷管，有炸药，稍不慎，就会……

敢死队员徐存广、孟宪忠、张得柱踮着脚尖，碎步飞速来到常锡祥家的院墙根。院墙很高，徐存广蹲下身子，身后的孟宪忠“呼”地踩在他肩上，双手跃向墙头。糟糕，墙顶插满了玻璃片子。敲掉吧！不行，那样会惊动罪犯。愣啥，大不了放点血。上！孟宪忠咬着牙关，一个“大雁南飞”，直上院墙顶端。紧跟着的张得柱、徐存广“重蹈覆辙”，也上去了。

八字门紧紧合在一起，屋子四周一片寂静，惟独有阵阵风箱般“呼哒—呼哒”响的鼾声从里屋清晰地传出。歹徒就在里头！

徐存广、孟宪忠、张得柱相互碰了一下，霎时徐存广“砰”的一声首先出手，玻璃窗被砸得粉碎，四节电池源的手电直射内屋。身后的孟宪忠也抬起一脚“哗——”地踢倒大门，与此同时，张得柱奋力一顶，将卧室侧门撞开。三人配合默契，如一阵山呼海啸，震得贼窝地动山摇。

“啊，地震——！”美梦中的常锡祥尖叫一声，惊恐万状地从床上滚下，连个裤头也没穿就往门外跑。当他跨出门槛时，发现

了神兵天降。这家伙明白过来后，立即凶狠地折身扑向床边，企图拉响常备的炸药包。敢死队员早料到这一手，“咔嚓”一声就将常锡祥的双手铐了个结实。

警笛声声，又一窝歹徒被出其不意地逮捕，又一群亡命之徒被押上警车。

从7月23日至8月9日，唐山市区六个“菜刀队”团伙全部被摧毁，抓获成员104人。惟一漏网的“菜刀队”成员王凤春，也在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势下，从外地回到唐山自首了。至此，“菜刀队”的105名成员全部被捕。唐山市百万群众奔走相告，形如过节。大家说：“中央的这一次‘严打’，不比1976年的那次地震震得劲儿小，它震出了我们党、我们公安机关的威风！”

战报之三：成都窃枪奇案真相大白。

这年春节的假期早已过了好几天，成都铁道部第二工程局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奇怪地发现一贯工作积极，又主管机要和单位公章的主任干事王林生好几天不见人影。人们开始了警觉，单位派人四处寻找均未见其踪影，领导着急了，敲开王林生所保管的机要仓库，顿时骇然大惊：一批机要文件不知去向，十六支手枪和一千五百多发子弹也不翼而飞……消息很快传到公安部。

“一定要尽快查清和找回所失枪支弹药！”公安部领导红笔一挥，命令四川省公安厅、成都市局。

案情复杂！当事人王林生就像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公安机关用了四五个月时间，可谓挖地三尺，仍一无所获。案件一直拖到7月。“严打”开始了，王林生专案组的公安干警们不得不放一放手中的谜案，全力投入了全国统一的围歼大战役。蓉城内外，战斗如锐刀破竹，节节胜利。一夜间，千名罪犯落网。一天过去，公安人员又从这些人的口中得到了上万条过去长期未发现的线

索。审讯室里的记录堆积如山。王林生专案组的一名侦查员，一天在整理记录时偶尔发现了一名长期流窜于成都和大凉山之间的惯偷犯的口供：春节的前一天傍晚，惯偷犯正躲在大凉山上准备“吃诈钱”（抢劫）。这时，突然见山下来了三个人，其行踪鬼鬼祟祟。一人在前走，另二人搭肩在后行。其中有人说了句“我王林生扔下老婆孩子豁出去”。仅此话听得真切，后来三人走进密林，不一会突然响起一阵闷枪。过了一会，又听到山崖底下的河中响起一阵“扑通”的掷物声，像是一个很沉的东西扔到了河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王林生专案组的干警们连夜驾着警车出发，昼夜兼程，赶到了大凉山腹的一个崖边，然后不顾长途跋涉的劳顿，跳进刺骨的水底反复搜索，终于在傍晚时分，将一具被绳捆下坠的男尸捞了上来。这个身带弹孔、头颅被毁的死者，不是别人，正是王林生本人。

丢枪者饮弹毙命，并暴死在千里之外，案情如同一团迷雾。当公安侦查人员扒开层层乌云，揭穿这离奇万端的内幕时，仿佛看了一本拍案惊奇小说——

1982年8月的一个闷热的夜晚，在成都市内的一个幽静的小院里，有户人家的门窗紧闭，屋内烟雾缭绕。十几个搭肩搂腰的男女青年，直盯着电视屏幕，连连发出“啧啧”赞叹声。其中一个干部模样的青年，对露骨的色情镜头，如痴如狂，不时用肩肘碰碰身旁一个工人装束的伙伴，低声问道：“怎么样，过瘾吗？”“过瘾！过瘾！”对方心曲相通，连连点头。但是，一连数星期的色情刺激，似乎在这两个看客的心灵深处渐渐退化，取而代之的是那一幕幕血腥的恐怖场面。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两人相约到城南的滨江公园的一处阴暗的树丛中，互相吐露着心底秘密：

“西方国家才有真正的自由，只要有钱就能玩女人！”这个

说。

“要我在国外，准去当刺客，当间谍，那玩艺才够劲儿！”那个讲。

两人口沫四溅，大放厥词恶语，将骨髓中对中华民族、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倾泻无余。

“我能搞到机密文件，只要越过国境，就可以卖大价钱。那时，汽车、别墅、性感女郎，呼之即来！”那个当干部的说。

“老兄，你能搞到枪？”这个工人装束的青年急切地反问。对方刚一点头，他使用力在腿上一拍，咬了咬牙：“只要有枪，我们就可以大干一场！”

“就我们两个行吗？”

“人不缺，老子有好几个不怕死的哥们儿！”

“好！就这么着，今后我听你指挥……”

这个甘心受人驱使，阴谋窃枪出逃的干部，就是后来饮弹身亡、尸沉河底的王林生。王林生的蜕化变质是从其无知的少年时期开始的。1973年，参加工作不久的他偶尔见到一本《少女之心》，那里的海淫之语使缺乏抵抗力的王林生从此陷入了歧途。1975年，他窥视女浴室被抓，当组织科长的父亲不是严加管束，反而为子开脱掩饰，使得当时还涉世不深的王林生的灵魂与躯体，一霉再霉，直至腐烂发臭。谁能料到，这个骨髓都出蛆的王林生在领导和同事面前却处处表现得积极异常，竟然因“勤勤恳恳”、“为人老实”、“一心扑在工作上”而混进党内，由工人调任干部，又被提升为主任干事，掌握了单位印章大权和枪支弹药、机要文件。王林生在这遮人耳目的帷幕背后，干着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

与王林生共谋暴乱，并自封“指挥者”的角色，名叫刘勇，虽然年仅25岁，却是个满脑子“领袖欲”的投机狂和犯罪狂。结

识王林生这样能搞到“真家伙”的伙伴是他求之不得的。为了让王林生相信自己的“领导能力”，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刘勇带着一个身穿笔挺军服的“现役军人”来见王林生。

“这就是我前几天对你说的那位在总参谋部当边境工作特派员的罗正芳同志，他有办法把我们送出去。”刘勇当着王林生的面，将非法弄来一套军装的某厂技术员罗正芳不着边际地大吹了一通。

王林生见眼前这位气度不凡的“边境工作特派员”，竟无半点疑虑地相信了。忘乎所以地从腰间抽出偷来的一支手枪，在两人面前一亮：“好，到时我就把这家伙取出来，保证人人有份！”

有了王林生这句话，刘能为了实现其反革命阴谋，连夜拜会了在“文革”中曾“风云一时”，后被开除公职，对我党长期心怀叵测的许志均，请其出谋划策。许志均是早盼有一天“东山再起”，此时一听刘勇的求告，心领神会，煞有介事地如此这般胡诌了一番……刘勇又按许某指点，发展了一位偷盗扒窃、斗殴打架而闻名的近郊农民袁孝其，收入门下，并让其充当“熟悉边境地形、常在国外活动”的神秘人物，又单独推荐给王林生。昏头昏脑的王林生与袁一见面，就馋涎欲滴地问：

“那边的女人究竟如何？”

“够味。啥子样的都有！”

袁孝其的出现，使王林生对刘勇的“指挥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刘勇提出：“要干大事，先得练好枪法”时，王林生随即偷出三支不同型号的手枪，谎言“远足旅行”，与袁孝其等人潜往成都郊外的牧马山，打靶试枪，进行射击训练。

根据“军师”许志均的提议，刘勇决定提前执行他的反革命计划。于是令王林生正式窃枪，然后一起远走高飞。

1月20日下午6时，铁道部第二工程局机关的工作人员，纷